

曲坛巨擘 后世楷模

——深切怀念恩师白奉霖先生

文 | 口述：马增蕙 整理：朱红莉



我

师父白奉霖是鼓曲艺术家、中共党员，中国曲协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少白（凤岩、凤鸣）派京韵大鼓艺术的优秀继承人。1920年出生于北京曲艺世家，12岁随父、兄学艺，拜梅花大鼓第一代宗师金万昌为师，又向荣剑

尘、常澎田等学习单弦。1941年专攻曲艺伴奏，擅长三弦、琵琶、四胡、扬琴等民族乐器，精通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牌子曲，研究曲艺鼓曲音乐。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1960年调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曲艺队，任教员、弦师、创作

员，是“鼓曲全才型”艺术家。曾任《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副主编，《中国曲艺志·北京卷》编委会顾问。

推陈出新志向坚，人生有求安得闲

从我成长学单弦那天起，师父白奉霖对我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我是您看着长大的。1948年底1949年初，我十二三岁时就在第一代车技表演艺术家金业勤与您等一起组织成立的青年剧团（天津解放初期由军管会文艺处扶植起来的综合文艺演出团体）里演出，天津南市新声戏院是该团的演出场地。当时，该团配合形势演出政治宣传和除旧迎新的曲艺、杂技和话剧等节目。因我的世家出身是西河大鼓，所以那时我只唱西河大鼓，我父亲马连登给我弹弦，师父白奉霖给我拉四胡。此外，我也参加了话剧《一碗饭》《雷公》等进步题材的演出。后随着抗美援朝的爆发，该团于1950年下半年解散。1951年5月，15岁的我来到北京中国戏曲研究院曲艺实验团参加工作，还是唱西河大鼓。1952年初，因为工作需要，团里领导和我谈话让我改唱单弦，师从于启蒙老师胡宝钧。记得当时由话剧表演艺术家杜澎先生创作了一部单弦《城乡乐》，幽默诙谐，生活气息浓厚，打破了以往的样式，“王老汉过了麦秋，刮了刮胡子剃了剃头”我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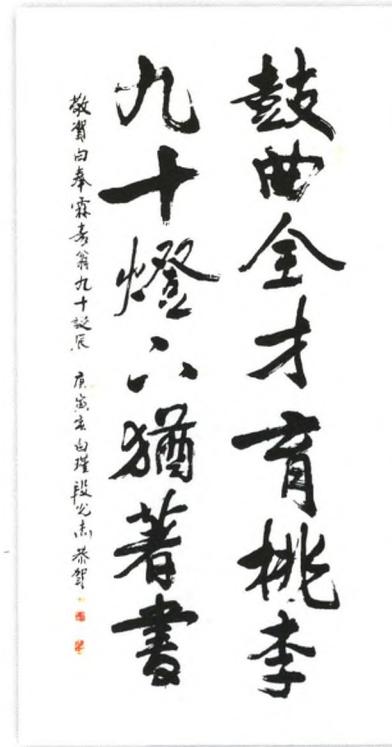


一句唱出来即获得了满堂彩。

1952年底我调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赴朝慰问演出归国后的白凤鸣任团长，白凤鸣是白奉霖的三哥，大哥是白凤岩。胡宝钧老师介绍我到白团长家去学习，白团长爱才，收我为义女。那段时间，白大爷白凤岩教我联珠快书《蜈蚣岭》，教我单弦岔曲《红军过草原》，教我新梅花调《杜十娘》《拷红》等曲目；白团长不仅教我整个节目，还教我手眼身法步，表演吐字发声等等，有时间就指点我；后来见到我师父，您也教了我一段现代题材的《荆江蓄洪区说话》。

上世纪60年代，师父住在辟才胡同，我经常到您家去请教，您教得认真，我学得也认真，您教我的单弦岔曲《宝玉探病》已经成为代表作之一。当时在师父等众多前辈的熏陶与指点下，我仿佛每顿都吃到了珍馐美味一样，艺术成长非常迅速。那时的说唱团群英荟萃，有四大金刚：侯宝林、刘宝瑞、马增芬、孙书筠；也有小一辈迅速成长起来的曲艺演员，如马季、我等等；伴奏的都是数一数二的弦师。

文革后，我从干校重回说唱团，首先是恢复业务。杜澎老师写了一个单弦牌子曲《一盆饭》，故事通过张大娘用一盆好米饭悄悄换下了部队做的夹生饭一件小事，歌颂了八达岭下向阳屯的居民和前来帮助打井抗旱的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之间互相关怀、照顾，亲密无间的鱼水深情。其中选用的[农民乐]曲牌，亲切欢快，较好地反映了主题，听来情景交融。师父在部队工作，一看到这个节目就很激动，您在传统唱腔的基础上，根据内容出发，突破[农民乐]这一曲牌，没有按照传统“几句几句一收腔”的唱法，而是让曲牌服从于内容，带着音乐性，带着感情数板等诸如此类做了很多改革。此曲由师父之子白慧谦伴奏，由曾执导北京



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关志杰先生导演，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成为现代题材单弦经典，并纳入了中学课本，也成为代表作之一，收入《北方鼓曲名家音配像选萃·马增芬、马增蕙西河大鼓、单弦专集》。师父虽然是在旧社会成长起来的，但却不保守。我后来演出的每一个节目，都要和白慧谦到军区找您上课，一段接一段，排练起来，您根本不知道累，下课就让我们在您家中吃饭，对待我像对待儿女一样。

弹拉演唱造诣深，培桃育李艺超群

师父是曲艺全才，他精通三弦、四胡、琵琶等乐器，能编曲作词，在培养曲艺人才及艺术经验的总结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白家对我恩情厚重，我能有今天是与白家分不开的，我的“军功章”里也有师父的一

半。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曲艺工作者，唱单弦，每个流派都学，启蒙老师是胡宝钧，后拜石慧儒，她嗓音甜润，行腔吐字清丽而见功力，在她的指导下，我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谢派的得意弟子刘洪元先生，继承了谢芮芝先生幽默风趣、寓庄于谐、巧俏灵活的演唱特色，在演唱中善于运用擞音、巧腔，语言滑稽幽默，成为谢派代表，享誉津门曲坛。师父白奉霖认同我突破行当、博取百家众长的做法，您老人家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依然出席见证了我于1996年拜谢芮芝先生为师，成为刘洪元先生代拉师弟这一场面。师父白奉霖思维清晰，谈吐幽默，一谈到业务就精神矍铄，滔滔不绝。在您过90大寿时，我拜您为师，师徒二人终于圆了这一夙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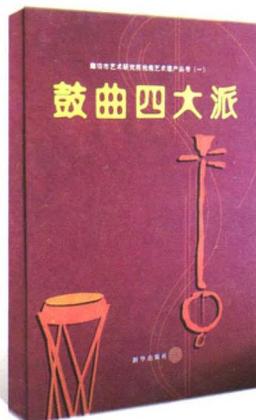
退伍后，师父也闲不住，致力于鼓曲音乐的研究整理和教学工作，著作有《鼓曲四大派》《单弦牌子介绍》《单弦音乐欣赏漫谈》等，并参与了《京韵大鼓传统唱词大全》的编纂。您挖掘曲牌，创新、教学毫不保守，通晓北方多种曲艺，将作词、编曲、演唱、伴奏等做出规律性讲解，改变了以往“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从您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做人、作



马增蕙与白慧谦

艺的道理，他是党员、军人，虽然出身于艺人家庭，但是通过党的教育和部队生活的锤炼，您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战友文工团演员都尊称您为白教员。您人退伍思想却没退伍，组织了很多活动，如水浒专场，我们爷俩合作，我唱联珠快书《蜈蚣岭》，您给我伴奏；此外，您还挖掘了含灯大鼓，继承并发扬了这门艺术，亲自画图改造道具，大胆创新，重新谱曲、填词，换成歌唱美好生活、歌颂伟大祖国的内容。取消了演唱用的宫灯改用三支小蜡烛，将原来的两条龙（两根红木棍儿雕刻成的两条龙）换成了两支长约30公分的架梁，上端插有三朵绢制的粉红色莲花或其他类绢花，下面用铁丝盘绕固定。用一根较细的红木棍儿横在嘴里，用门牙衔着。装上架梁后使横在嘴里的木棍儿形成杠杆作用，用耳唇

卡住两支组成支架的红木棍儿。随着三弦、四胡等乐器伴奏，演员抑扬顿挫地唱起来。因有明火在眼前，其难度与原始的“含灯大鼓”大有不同；在说唱团，姜昆任团长时，请师父挖掘了曲艺民族味道十足的全堂八角鼓，并由您设



计道具，画图；师父著述颇多，《单弦音乐欣赏漫谈》是在《单弦牌子介绍》基础上增补内容完成的，将从岔曲到单弦形成的一百六七十年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就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加以介绍，系统地论述了这两种曲艺的关系。您本人是曲艺名弦师，曾为众多八角鼓名家伴奏，您会的曲牌多且准，又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因此这部书堪称同类书籍中的集成之作。《鼓曲四大派》系统的介绍并记录了刘派（刘宝全）、少白（白凤岩、白凤鸣）派京韵大鼓，金（万昌）派梅花大鼓以及新梅花调（白凤岩）的特点及曲谱，共收集新老鼓曲53段，78万字。

您桃李满天下，京韵、梅花、单弦等曲艺传承工作做得相当好，92岁高龄时，还收了王玉兰、陈秀敏、志淑燕、关键、穆祥征、刘锡川、李岩、刘建云等八位弟子，这八位弟子都是长期跟您学艺，并活跃在京城乃至全国曲艺舞台上具有一定造诣的演员和伴奏员。这次收徒一度成为鼓曲界乃至京城曲艺界的盛事。

师父晚年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住进了敬老院。在敬老院里您经常为大伙弹琵琶、说书，娱乐大家，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后因年事太高，身体不好，与儿子白慧谦一起住在干休所。正月初六，西城文委非遗中心主任杨菲到师父家，听您讲全堂八角鼓并录了像，师父那天精神很好，侃侃而谈，为曲艺界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停暖气后，您住院了。住院不到两个月，您就去世了。如果用一句话评价师父，我只想说五个字“低调做高事”，这是您人生的真实写照。师父干了一辈子曲艺，热爱了一辈子曲艺，也执着了一辈子曲艺，我特别敬佩您。您是曲坛巨擘，更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楷模。您的逝世是曲艺界的巨大损失，愿师父安息。■

（本文图片由马增蕙提供）